

# HuZhanfen

## 盲拍生死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开盲盒是当下颇受年轻群体追捧的“热玩”，融消费与娱乐于一体。玩的就是悬念，就是心跳，如同麻将的“罡头开花”，成王成寇，魅力即在开宝时的一刹那。公信力如何？难说。“开盲”平台大都在线上，如果监管机制不成熟，就很难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。

相形之下，我在美国参与的几次盲盒开拍，因为是现场实拍，过程简单得多。

一次是在圣马力诺市。某法官去世了，子女宣布，其所有生前物品只有客厅里的进入盲拍。客厅里有什么？不让看。

拍卖在其旧居的草坪举行。法官尸骨未寒，他的遗物就被喊价，我们看来简直是现宰活杀，但老外不在乎。

我朋友是个小提琴家，客厅的窗大开着，里面有没有钢琴或油画？或珍贵雕塑？法官的生前总能让人遐想无限，但我等只能远远地揣一把肥瘠，朋友喊价三千刀。一个非裔不屑地乜了他一眼，跟喊“五千”！朋友悻悻地歇阁。但一个食品商陡然喊到了1万刀，那非裔也只得歇阁。拍卖师连叫了几次便一锤砸了下去。事后，据说客厅里并没有太牛的物件。没有三角钢琴。只是几幅油画，中等品相，堪堪地让人找回了成本而已。那是在长滩码头的广场上，拍卖公司拖来了二三只货柜，声称这些集装箱因为种种不可抗的原因，而沦为“无主货柜”。

首先亮相的是一只40尺柜（配货毛重一般17.5吨），说是从海底捞出，故而锈迹斑斑，海藻遍身而非常瘁人。大铁锁是临时被砸开的。参与拍卖的，领了筹码，只能站在黄线外，遥隔六七米左右张上一眼，凭你自己的直觉，喊价。

事实上，人们根本看不出什么。所有物件都被油布蒙着。一个中年秃头，违规地拿出了小望

远镜细察，当场被没收了望远镜。


“五百！”一名老墨欺它模样丑陋而起价很低。但一位阿拉伯人不买账，立刻加价到两千，我的音乐家朋友根据集装箱可能的国籍——南非而展开了想象，咬咬牙，喊价五千……半小时内，它已经被抬到了3万刀，最后被一位签了支票的老船长锁定，但打开时，只听到他熊一样的咆哮，半箱的烂家具，被海水浸泡腐蚀成烤麸素肠一般，霉臭味阵阵，但老船长和他的随从绝不轻言放弃，擎着手电进去，一通乱翻很快传出欢呼声：他们不但发现了大批的铜雕，还发现了金块！10盎司一块的金块近20锭！相当于美元10余万。

现场很快陷入疯狂。第二个20尺柜刚打开就被喊价五千刀，大家相信今天所有的无主货柜会给人带来好运，最终不管三七二十一被喊到了3万刀，打开却是整柜的服装！估计十分之一的成本都赚不回。恼得那非裔的超市小老板当场蹲地

干嚎，但是拍卖行可不管他的感受，立刻开拍第三只货柜，那货柜更烂，柜顶居然爬满了藤壶，柜腹凹陷变形，也是个20尺的沉海柜，粗看就是个超级的癞蛤蟆。然而，最终拍价为2万，人们依然对它充满期望。

那大锁砸不开，就用焊枪割开。随着烂门“咣当”打开，竟然是瀑布一般的长毛绒玩具夺门而出，可怜，已签支票的老菲佣本就是赌一个“生死”的，见状眼泪也夺眶而出。

拍卖师见多了，劝她爬进货柜再看看，这一爬就爬出了压抑的惊呼，人们不由得赶过去，只见那个老菲佣满面的泪花粘着棉花屑地纵臂欢呼，原来长毛绒堆里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老爷车！

长滩的盲拍就是这样哭哭笑笑，生生死死。鄙人幸好只是个看客，也就无所谓“生死”。

**原来长毛绒堆里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老爷车！**